阿嬌靠微博翻身

翠袖乾坤 查小欣

「自閉的窗簾全部倒下再也別怕，讓曙光陰影裡重現了吧，逝去的就活埋敗土下再也別怕，讓碎片開出雪花……」阿嬌憑歌寄意，以一曲〈放低過去〉告別從前，不再回頭，無懼前望。

去年，因艷照門事件，阿嬌與前緋聞男友方力申主演的《出水芙蓉》即時被禁，出水變潛水，阿嬌於〇九年逐步復工，由做潮服代言人起，用努力證明自己，工作量漸多，去年長時期留在內地拍劇，一個接一個，阿嬌慨嘆：「停工了一段日子，事業上落後了很大，我要追上去。」

去年，《出水芙蓉》終於可以在內地上映了，更喜出望外的是，阿嬌憑此片奪得「華鼎獎」華語喜劇電影最佳女演員獎，正式走出艷照門陰霾，獲得觀眾、同業接受和肯定，「對於此片的所有工作人員、老闆、導演，我都感到內疚，因為我電影久久未能公映，現在我可以鬆一口氣了。」

她告訴我，這個獎曾跟她擦身而過，實在得來不易，「事發後（艷照門後），我曾被提名華鼎獎，即時引起很大爭議，很多人反對，今次得獎，令我可放下心頭大石。」

出水由潛水變出位，戲如人生，阿嬌的感受極深：「從前Twins一切得來甚易，甚麼都有，一夜間變得一無所有，我的自信心大跌，外面的民心又大跌，我很徬徨，幸好老闆（楊受成）給我打強心針，他說一定不會放棄我，叫我加油，這對我很重要。」

阿嬌也有軟弱的時候，「我後來想通了，不是我一手令事情發生，我不會低頭，而我入行完全是為了養家，我還有房子要分期付款，房子那麼貴，我放棄了，他們怎麼辦？我跟自己說，不可以放棄。」

阿嬌一人負擔起整個家，除供養外公、外婆、媽媽、同母異父的妹妹，還有阿姨和表妹，阿嬌跟他們同住，「連我自己和照顧兩個有長期病患的外公外婆，我共養九個人。」阿嬌是個孝順女，擔子雖重但從沒怨言。

阿嬌最大缺點是不善詞令，不太會表達自己，在娛樂圈比較吃虧，以至有黑臉女王稱號，她正在改善中。

她一直未知外界是否再接受她，直至「我寫微博，大家感受到真正的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很多人關注我，令我信心大增，現在我會努力工作來報答大家。」

她說她不會抗拒愛情，只是目下太忙。阿嬌，給力！

別只以貌取人

天言知玄 楊天命

相信不少朋友也有類似的經驗，就是對電話另一端素未謀面的燕語鶯聲或沉厚的磁性聲線產生無限遐想，最終在相見後大失所望。天命最近亦在機緣的安排下，目睹向來只聞其聲的人物真貌，內心亦不禁泛起「不如不見」的念頭：並非對方的容貌太差，而是見到了，反而令自己少了想像空間。

在相學的理論中，對相聲線的記載不少，不過正如文人朋友的分享，要用文字形容味道其實非常困難，故此古人要用文字去形容聲音亦絕不容易。就舉曾國藩所寫的《冰鑑》為例，內文描述「喜怒哀樂」的辨聲之法為「喜如折竹當風，怒如陰雷起地，哀如石擊薄冰，樂如雪舞風前」，文字確是美極了，但能掌握箇中意境者又有多少？

總括而論，聲線以充足、清澈為佳，無力、沙啞、渾濁及薄弱為下格，同時聲線更有雌雄及大小之分。簡而言之，是男性不宜有雌聲，女性不宜有雄聲，身形龐大者不宜有小聲，身形細小者不宜有大聲，錯配了就不吉。

嫌這些形容太空泛、太簡單嗎？其實聲線的雌雄還有「鐘」、「鑼」、「雉」、「蛙」等等之別，而聲線的種類更可分成木、火、土、金、水五形，而且不同的聲線配上不同的面形又有不同的好壞影響，故此聲相學不但抽象，兼且更複雜得很，堪稱為相學中一門難學難精的學問。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繼續看書及多從生活中觀察求證，假以時日自然能慢慢掌握，之後便不用再單單「以貌取人」，更可以聲辨相，做到《冰鑑》所寫的「聞聲相思，其人斯在，寧必一見決英雄」的厲害境界！

曲高和「眾」

琴台客聚 彥火

《國學新視野》的出版人是何志平先生，他是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的秘書長，他在《國學新視野》〈創刊詞〉指出：「大國崛起，文化復興。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從事能源戰略和文化研究，旨在以能源外交和文化外交來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基金委員會放眼未來，策劃在香港出版一系列刊物，開闢一個面向全世界華人的高端思想交流平台。《國學新視野》就是其中一份，它也是基金會打造的一個高端學術品牌。我們欲借此平台，廣泛凝聚海內外所有關心中國發展之炎黃子孫，傳遞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走向中華文化全面復興之路。」

以下是我寫於兩年前的《編者的話》，也重見光明了。

國學，於二十世紀初興起，而盛行於二十年代，曾有一段時期沉寂，八十年代復有「尋根」熱，九十年代再次掀起「國學」熱，迄今方興未艾。這一趨勢，反映今人對於傳統文化的反思與正視。當今，正是對傳統文化在今日中國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重新釐定位置的時候。

一般來說，「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固有學術，寬泛一點講，中國傳統社會的學術與文化，包括醫學、戲劇、書畫、星相、術數等等，也可以視作國學的範圍。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旅居日本主編《民報》時，曾舉辦國學講習會、國學振興社，並為設在上海的國學保存會機關報《國粹學報》撰文。在《民報》第七號所載《國學講習會序》中，他是這樣論及了「國學」的：「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可見，章太炎認為「國學」是一國固有之學，並把「國學」之興亡與國家的興亡聯繫在一起了。

近來有學人傾向「國學」即「中國學」的說法。「中國學」(China Studies)、「漢學」(Sinology)，原是國外學者研究中國社會與文化使用的概念，涉及歷史、政治、社會、語言、文學、哲學、宗教、藝術、文物、經濟等等，甚至也包括對於海外華人的研究，這與時下大講的「國學」實不無若干合節拍之處。雖說發行一刊，發凡起例，不能忽略正名的重要，但亦不妨「退一步，海闊天空」，以中國固有學術為本根，熔國學、中國學、漢學於一爐，中外一揆，容納百家，豈不皆大歡喜?!

隨着世界格局中的中國角色越來越重要，國外「漢學」和中國學研究，已經十分發達。歐美不用說了，單是韓國（南朝鮮）就有一百六十一家大學有中國學（漢學）。此外，《國學新視野》還想包括藏學以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化的研究；既把本國學者關於國學的研究成果介紹到國外，同時也樂於把國外的學術研究吸收進來，使之成為中外學者研究中國、研究中國歷史、研究中國文化的共同園地，成為溝通中外學術文化的一座橋樑。

《國學新視野》期望以新的視角、新的方法，為當下的國學研究開一新生面。它屬於今天，屬於廣大讀者。它不是學報，不是高頭講章，力圖做到曲高和「眾」，盡可能為人們所喜見樂聞。這才是我們的旨意所在。

（《新復活記》，下）

森巴與探戈

自家廊 江揚

由舞蹈認識一個民族，是從巴西的森巴和阿根廷的探戈開始的。

跳森巴的巴西女郎總是濃妝豔抹，惹火身材在劇烈快速的音樂節奏中扭動腰肢，揮動雙手，腳步飛快地移動，火辣辣的舞姿讓人浮想聯翩。正是這種糅合了歐洲民謠風格和非洲歌舞技巧的森巴舞，將巴西人熱情奔放的民族性格表現的淋漓盡致。用舞蹈來宣洩內心感受，森巴是那麼酣暢，那麼徹底，那麼富有絢麗感。

探戈則是由一對男女舞伴共同起舞。在憂傷、惆悵的探戈曲調中，他們身體並行直立，挺出一個誇張的「Y」字形。舞步時而舒緩、優雅，時而快如流星。那些默契的交叉環繞，變化無窮的優美造型，以及令人目不暇接的踢腿、旋轉、折腰。這種節奏感極強的舞步，與其它音樂不同的旋律，展示着阿根廷人帶有憂鬱的浪漫，展示着愛所帶來的神情交融。除了拉丁民族原有的熱情狂野，探戈是那麼冷豔，那麼淒美，那麼具有滄桑感。

■非看不可的探戈。 歐偉建 攝

森巴與探戈，一直深深吸引着我嚮往南美大陸這片風情萬種的神秘土地。

香港到南美實在是太遠。遠到一個在地球的東北端，一個在地球的西南部。如果不計中途轉機等候的時間，僅僅飛行就超過24小時，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距離。

距離也造成季節的差異。當香港還是春寒料峭時，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卻是夏日炎炎。熱帶草原性氣候和部分熱帶雨林的氣候，將燦爛的陽光投射在瓜納巴拉海灣。我們除去厚重的冬裝後，迅速被融入到盛夏的炎熱之中。

里約熱內盧，在葡萄牙語裡是個很有詩意的名字：「一月之河」。事實上，「河」是當時任何大面積水體的通稱。從麵包山頂望去，城市被湖水、河水和海水環繞，周圍群山奇峰突兀，形狀各異的小島在海浪潮水的拍擊下時隱時現。白色遊艇和帆船星散點落地停泊在蔚藍色的水面上，海灘像一彎新月，橫臥在大西洋身旁。2016年第31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將在里約舉行，各項設施建設已經啟動。巴士所經之處，不難看見城市正以大面積的建築活動來開墾土地，是一個至今仍在繼續的城市化過程。這個巴西第二大的城市，上世紀六十年代前曾經是巴西的首都，被評為「世界上50個最值得一遊」的地方。

屬於「世界新七大奇跡」的基督像，位置恰好選在城市的中間。不論你走到哪裡，都能看見約科爾科瓦多山上那座巨大的耶穌像。耶穌身軀直立，低頭俯視大地，平展的雙臂，彷彿是一個巨大的十字架立在山頂。這是里約的象徵。濃厚的宗教色彩，似乎是在告訴人們這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國家。

遠遠可見半山上的現代化建築和貧民窟堂而皇之地被擺在一起，兩種鮮明的對比，不加任何修飾或者過渡，這就是里約。一個極端貧窮和過度奢華的國家，通常富人見不到窮人，富人坐的不是汽車，基本的交通工具是直升飛機。由自己家裡的天台乘直升機飛到貴族學校天台去上課，飛到私家醫院天台去看病，再飛到名牌店天台去購物。我們在山頂遊覽時，幾次遇到直升機直接停落在天台上的情景。當地華人導遊葉子介紹說，巴西95%的財富集中在50個富人的手中。

近年來，巴西與印度、俄羅斯和中國被稱為「金磚四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改變了巴西的落後面貌。在伊太布水壩我看到了巴西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這個印第安語中意指「唱歌的石頭」的水壩，位於巴拉圭和巴西的邊境。在三峽大壩建成之前曾是世界最大的水壩，巴拉圭和巴西兩國共投資一百億美金。我們的巴士先進入巴拉圭境內參觀，儘管這是一個人均年收入只有幾百美金的小國家，水壩的建成對於他們防洪、灌溉及航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們到達時巧遇放洪，那一瀉而下的磅礴氣勢讓人感到一種強烈的震撼。當時美國人說「沒有我們的幫助，你們建不成水壩」。巴西人不信邪，硬是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這個被譽為建築史上的奇跡。

■俯瞰里約熱內盧。 歐偉建 攝

伊太布水壩不遠的地方就是伊瓜蘇瀑布。這瀑布與東非維多利亞瀑布及美加邊境的尼亞加拉瀑布合稱世界三大瀑布，也是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的一部分。它由二百多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匯合成一組馬蹄形的瀑布群，比尼亞加拉瀑布還要寬四倍。瀑布分佈於峽谷兩邊，巴西與阿根廷就以此峽谷為界，然而雙方觀賞到的瀑布景色截然不同。

我們先從巴西方向順着小路和小橋往「魔鬼咽喉」瀑布的下方走去，幾乎每十步就是一個景。對面的阿根廷國家公園看上去整個就是一座瀑布山，寬度超過千米。由下往上看時，自天而降的水幕，怒吼飛瀑，驚心動魄。

當晚，我們趕到阿根廷國家公園裡面的酒店住宿，為的是第二天再從阿根廷方向領略「魔鬼咽喉」。這邊的水流又猛又大，穿着雨衣的我走在橋上幾乎都站不穩。望着巨流傾瀉，聽着轟轟瀑聲，恍如目睹世界誕生的那一幕。

■伊瓜蘇瀑布「魔鬼咽喉」。 歐偉建 攝

從伊瓜蘇瀑布機場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不到兩個小時。在飛機上望下去，西班牙語中意為「新鮮空氣」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道寬闊整齊，城市綠野千里。到達的第一個晚上，我們就在具有百年歷史的劇院裡，欣賞稱之為阿根廷國粹的探戈舞。劇院很小，儼然像個大酒吧，舞台不寬，四位伴奏者擠在台上。侍應生送來香檳，我們邊看邊品。在阿根廷，看探戈實際上是「品」探戈，場地大小並不重要。

探戈的歷史並不長。它發源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南郊博卡港區一條名叫「卡米尼托」的小街。那是百年前碼頭和工地上的工人、船夫到貧民區小酒館和年輕姑娘們邊飲酒、邊跳舞、邊唱歌的「下等市民」自娛形式。他們無法返回故土同親人團聚，使探戈增添了表達思念故鄉和懷念親人的憂鬱、傷感、淒涼的內容。

儘管目前卡米尼托仍是貧民街，但它已成為蜚聲全球的旅遊景點。穿行在僅幾百米長的街上，彷彿置身於「探戈王國」，周圍的一切幾乎都與探戈有關。五顏六色樓房的外牆上，塗抹着千姿百態的探戈舞蹈造型。街道兩邊的攤販兜售各種探戈舞姿的工藝品、紀念品和繪畫，就連酒吧、餐廳的招牌以及售賣商品的商標也與探戈舞有關。還有隨處可見的街頭探戈舞表演。只有此時，我才領悟到探戈在阿根廷人生活中的位置。

讀過著名作家博爾赫斯早年詩作《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激情》，但真正體會到它的魅力，是在我到過的阿根廷。

一塊叉燒話物價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星期天印傭放假，與老伴只好出外用膳，順便買點小菜，晚上吃個自製飯盒好了。

於是在北角菜市買了一小塊叉燒，二十元，剛好夠兩個人吃叉燒飯之用。

這一塊二十元的叉燒，引起了童年在香港過窮日子的回憶。

大約近八十年前，我的童年是過着貧窮的日子。父親是個窮文人，除幹革命工作外，靠賣文為生，每月大約有二十多至三十來元的稿費。一家三口，三餐不繼。母親可憐我這個小兒子，肉食不多，身形瘦削，於是就擠出三個仙來（即三分錢），買一小塊叉燒，作為小兒子加菜之用。

三個仙的叉燒，我畢生難忘。這與周日買的二十元叉燒，大小塊頭大概差不多，也就是說，食物在八十年間，漲了大概七百倍！

不過各類物資漲幅可大不相同。食物和房地產漲幅最高，衣物和耐用家具的漲幅卻不算太大。戰前的統計手頭沒有材料，但戰後的卻仍有點印象。比如戰後的上世紀四十年代，物資短缺，於是政府推出公價恤衫，每件十二元。這類恤衫，今天市價頂多也不過七八十元，即是六十年中才漲了六倍。當年到中環利源東西街買一套低價的現成西裝，價八十元，這類現成西裝，現在七八百元就可買到，即是漲幅不過十倍。那時候看電影，前座票價是四毫到七毫，現在就要四十元到六十元，漲價近百倍，這卻是租金昂貴的緣故。

至於住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我曾租用跑馬地綿發街一層唐樓，實用面積約六百多呎，租金多少卻忘記了，但我們與業主關係良好，業主曾多次鼓勵我們買下，開價只是兩萬六千。如果是今天來買，價錢還不是超過四百萬？

至於公共交通，實在是便宜得很。記得戰前我的小孩子時代，電車是樓上一毫，樓下三仙。今天只收兩元，漲了不過二十倍，而且我們老年人還收半價的呢。

知和智

隨想國 興國

我一直未能弄明白，知這個字是怎樣創造出來的。和這個字，我比較能明白，因為禾字邊一個口，表示有口的人都吃飽了米飯，自然一團和氣了。只有為什麼你吃不飽而我卻吃得飽時，爭執才會發生。

但是知是矢和口組成的，矢，不是表示箭嗎？無的放矢也好，有的放矢也罷，總之放的都是箭。那麼，箭到了嘴巴上，就表示知？這知，未免太遲了吧？因為知道箭射到口邊時，人可能就命都沒有了。

不過，最近我倒有點弄明白了，因為像搶鹽和碘的事件，讓我知道，當一個人無知的時候，謠言就像箭般射來，造成了搶購的風潮，有些人高價搶購的鹽，可能一輩子也吃不完，如此算來，虧損豈非纍纍？這樣的後知後覺，不就是像箭射到口中時，才發覺原來上了謠言的當嗎？知，原來太遲了。

那麼，假如這個受謠言所害的上了當的人，從事件中得出教訓之後，把無知的經驗說得出來讓後人知所判別，是否就是智呢？因為智這個字，不就是知字下面一個曰嗎？把知道的說出來，就是智？

但是，當不少人都公然在媒體上說，那個超級大月亮和災難有關時，那是智嗎？應該是不智才對吧？不過，現今不少媒體，就是喜歡用科學的用語，來包裝偽科學的非科學，而且說得煞有介事似的，讓人窮恐慌，達到傳媒的吸金，同時也達到吸「睛」大法，這是傳媒的不智，還是我們讀者的不智？

負負不得正，就是這兩者不智的非數學式結果，長久下去，社會就變成反智了！

想像日本

路地觀察 湯禎兆

日本地震舉世震驚，自然成為不分中外的國際傳媒焦點，但如果我們不太善忘的話，這一波的日本浪潮其實並非常態。我的意思並非指此乃因天災而成，而是日本作為國際傳媒焦點，此事其實早已不符現實情況的了。

事實上，身處海外的日本人也早已留意到此傾向。我上網路瀏覽，發現一位自名為Heliosmith的日本心理學者（於海外大學任教），在網頁上寫了一篇名為《日本復活的心理》之文章，對此際的海外傳媒日本浪潮，別有一番體會。他直接指出過去數年，歐美傳媒好像已捨棄了日本似的，過去日本一直是海外關注的焦點寵兒，由世界經濟大勢乃至於科技上的尖端發展，好像不可能忽略日本的存在角色。然而自從於〇五年左右開始，一旦談及世界經濟，矛頭已轉向了中國大陸；即使科技的專題探討，韓國也好像取代了日本的位置。反過來若再出現傳媒上的日本專題，彷彿離不開負面報道的羈絆，由財政危機到政治不安，甚或企業上的回收醜聞（豐田及本田車廠）等等，總而言之就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Heliosmith也自言作為身居海外的日本人而言，的而且確連民族自信心也受到一定打擊，甚至不期望暗地裡也認同自己國家好像正在走下坡的途上。

然而今次的災難出現後，海外傳媒一窩蜂對日本人民及社會的表現高度頌讚，由冷靜守法到專業勤勉等等，好像為世界各國上了一節真人示範的德育課，大家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作者也有相若的期盼，同時寄望傳媒的轉向，可以標誌着日本踏上復興之路。我當然也希望彼邦可以同樣走出困境，但卻擔心對傳媒而言，好人好事與揭露瘡疤其實乃一體兩面——千萬不要以為一場巨大的天災就可以改變傳媒嗜血的習性，人性光輝不過因為有市場價值才得以洋洋報道，只要事情下一波未能再有新變，很快便會出現新一浪的獵巫行動，且看日本政府還是東京電力首先成為被集中攻擊的新對象吧。